

# 詹姆斯心理学的现象学阐释

高申春

(吉林大学 社会心理学系, 长春 130012)

**摘 要** 必须从詹姆斯的人格和他的思想作为整体及其统一性的背景出发,才能有效地理解詹姆斯心理学的真髓。詹姆斯思想的内核是彻底经验主义。他以彻底经验主义为基础的心理思考,与胡塞尔的现象学思考作为思想态度是同质的,因而表现出明确的现象学特征。文章指出了对詹姆斯心理学进行现象学阐释的根据,并结合心理学史探讨了詹姆斯的思想方法对心理学作为整体而言的理论意义。

**关键词** 威廉·詹姆斯;詹姆斯心理学;彻底经验主义;现象学

中图分类号:B84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518X(2007)04-0013-04

詹姆斯的心理学是完全开放而远未完成的,人们很难用给一个思想体系以名称的方式而能够一劳永逸地说明詹姆斯的心理学是什么。在詹姆斯的思想态度中,对无论是心理学、哲学、还是其他的什么而言,唯一可靠而值得信赖的出发点,乃是人们对鲜活的人类生存经验的观察或体验,而不是任何既有的思想框架或理论偏见。所以,詹姆斯所追求的,是原本意义上的心理学,因而没有、也不需要一个类名。只有当心理学受某种特定的思想框架的支配之后,它才需要一个类名,如机能主义、行为主义等。詹姆斯的这种心理学思考与胡塞尔的现象学思考作为思想态度是同质的,所以,当胡塞尔的现象学终于被世人所理解并接受之后,人们发现,詹姆斯的心理学具有无可置疑的现象学特征,并形成试图从现象学的角度来理解并阐释詹姆斯心理学的历史趋势。

## 1 詹姆斯的人格与思想的统一性

必须从詹姆斯的人格和他的思想各自作为整体及其统一性的背景出发,才能有效地理解詹姆斯的心理学及其现象学特征。对于理解詹姆斯而言,这样做尤其困难,因为,无论是詹姆斯的人格还是他的思想,都不仅是复杂而内涵丰富的,而且都处于永无止境的发展中。他的人格是推动他的思想发展的内在动力,他的思想是他的人格追求的具体实现,而他的人格追求的根本,乃是精神的不断的自我实现。

詹姆斯的人格追求受之于父亲的精心培育。詹姆斯的父亲亨利·詹姆斯总体来说是一个充满对传统的叛逆精神的自由的神学理论家。通过对一系列悲剧性生活事件所蕴涵的宗教的、神学的及人生的意义的反思,亨利·詹姆斯断然拒绝自己父亲的宗教信仰与生活理想,同时为了辩护自己的存在,他逐步倾向于追求一种更加人性化、更注重人的内在精神自由成长与自我实现的生活道路。在亨利·詹姆斯看来,一切有形的、形而下的劳作,都不是人的本性

的展露;只有无形的、形而上的追求,才是人的精神的自我实现以及人据以通向天国的道路。正是这一家族史的精神氛围,最终决定了詹姆斯心理学的独特方面:当心理学正遭受科学唯物主义思潮全面扫荡的时候,詹姆斯一定要为心理学保留一个形而上学基础的理论空间,并在晚年趋向于对这个形而上学基础提供论证。

与父亲从祖父那里继承了足够的遗产以“自由”地选择生活方式不同,詹姆斯自知不能从自己的父亲那里继承足够的财产并像父亲那样“自由”地生活,相反,他必须通过职业及其成就来实现从父亲那里承受过来的人格追求,这就是詹姆斯从画家到科学家、从生理学家经心理学家到哲学家的人生轨迹。但是,必须警记的是,对詹姆斯而言,“职业”及其成就,不过是借以实现精神追求的外在形式而已,即使是哲学家的“职业”,也不是他真正追求的,他内心追求的,乃是哲学家的生活方式,即探询世界及人生的终极基础。关于詹姆斯从心理学转向哲学,常有人做出一种肤浅而过于表面化的解释,认为心理学和哲学分属詹姆斯学术生涯的两个不同阶段。事实上,对詹姆斯的思想发展而言,从心理学向哲学的过渡,是合乎他的思想发展自身的逻辑的一个自然的过程:当他写作《心理学原理》时,就已经预留出了未来哲学思考的理论空间;正是以未来哲学思考的这个理论空间为背景,《心理学原理》才获得了它自身的品质而独树一帜。在这一点上,墨菲和波林都有准确而深刻的把握:墨菲指出:“当他写作《原理》时,詹姆斯很明显地逐渐转向哲学研究<sup>[1]</sup>”,所以在墨菲看来,詹姆斯的哲学生长于他的心理学,他的哲学的思考和研究,乃是他的心理学的思考和研究自然延伸,波林则更精当地指出:“他的《心理学原理》的脱稿,标志着他的哲学的生命受心理学统治的时期的结束<sup>[2]</sup>”,所以波林认识到,对詹姆斯而言,心理学

不过是他的“哲学的生命”的表现形式而已,他的心理学研究,若失去了他的“哲学的生命”的支持,便像一个器官从活的有机体整体中被切割下来而失去生命一样。

理解詹姆斯,重要的是透过他的职业成就把握他的思想的内核。蓝伯斯在评述詹姆斯《宗教经验种种》时指出,虽然这本书本身讨论的是宗教经验,但其背后却隐含着詹姆斯的整个哲学体系,即经验的形而上学;必须从这种哲学背景出发,才能真实而准确地理解《宗教经验种种》及其文本的意义<sup>[3]</sup>。关于《心理学原理》,必须坚持这同样的态度,才能准确而完整地理解其全部的意义。对詹姆斯而言,无论心理学、宗教研究,还是实用主义,都不过是他的“哲学的生命”的表现形式而已,不过是他试图追求他的“哲学的生命”的自我实现时所采取的具体的道路而已,而他的“哲学的生命”的内核及其追求的最后目标,就是尚未完成的、作为关于经验的形而上学的彻底经验主义。

## 2 詹姆斯心理学的形而上学基础

对于那些不是真正理解詹姆斯的人格和思想的人而言,或者,对于那些喜欢以断章取义的方式来理解詹姆斯的人而言,提出关于詹姆斯心理学的形而上学基础这个问题,或许会显得有些唐突,因为詹姆斯曾明明白白地把心理学当作一门自然科学,并按照自然科学的方式将某些事实作为前提承诺下来而不加以反思,从而才能够设想心理学摆脱形而上学而作为一门自然科学的存在。特别是,当詹姆斯在早年对心理学进行专门的研究和思考时,形而上学问题以及关于心理学形而上学基础的问题,在詹姆斯的思想背景中,还远未构成一个显在的理论主题,而只是作为一个尚未得到澄清的基本理念,隐含在詹姆斯关于心理学的研究和思考的具体内容的背后;只有当詹姆斯脱离了心理学而走向哲学之后,形而上学问题才突现为他的思考的主题。

但这并不等于说,在詹姆斯学术生涯的早年,尚处于隐伏状态的形而上学冲动,未曾对他关于心理学的思考和研究产生过影响。事实上,从《心理学原理》一书的内容来看,这种影响的表现虽然是零散的,但无论如何也是直接而随处可见的。所以,虽然詹姆斯在理论上声称要以自然科学态度来对待心理学而不涉及形而上学,但实际上,他的具体的心理学思考及《心理学原理》的写作,总也摆脱不了形而上学。反过来说,当詹姆斯在晚年于哲学上趋于成熟,并试图构想他的形而上学体系即彻底经验主义时,他据以构想这一形而上学体系的思想材料,主要还是最初在《心理学原理》中讨论过的心理学的论题,虽然关于这些论题的理解,自然会随着他思想的成

熟而不断地发展、深化。所以,对詹姆斯而言,他的心理学与他的哲学及他的形而上学,在逻辑上构成一个一体化的整体而不能被分离;也是在这个意义上,彻底经验主义不仅就体系而言构成詹姆斯的形而上学,同时也是他的心理学的形而上学基础。正如麦克德默特所告诫的那样:“不管要从哪一种意义上来理解詹姆斯,若是低估了彻底经验主义之重要性,都必将完全不知詹姆斯为何物<sup>[4]</sup>”;同样,要是低估彻底经验主义作为詹姆斯心理学形而上学基础之重要性,将会冒险完全误解詹姆斯的心理学。

彻底经验主义作为哲学和形而上学的主旨,是要在否定传统哲学的二元论思维方式及其对世界的解释的同时,尝试寻求世界的统一的基础。它所寻求到的关于世界的统一的基础,就是“纯粹经验”,彻底经验主义就是试图对这个“纯粹经验”进行系统的理论阐释。虽然在事实上,詹姆斯最终没有能够把彻底经验主义作为哲学或形而上学在体系的意义上建构出来,而只是零散地发表了一系列的文章,并在死后由他的学生佩里汇集成册,但无论如何,他于生前毕竟在《真理的意义》一书的序言里,在讨论实用主义真理观以及他自己的思想发展进程的背景中,对彻底经验主义作为整体给出了一个虽说简短,但具有纲领性的说明,可以作为理解彻底经验主义的一个有效的切入点。他指出:

“彻底经验主义由三个要件构成:首先是一个公设,其次是一个事实的陈述,最后是一个总的结论。

这个公设是:在哲学家之间唯一可以展开论辩的,只能是那些可以用从经验中抽出来的项加以说明的事物。[具有不可经验的性质的事物尽可以任其存在,但不构成哲学论辩的素材。]

这个事实的陈述是:恰如事物本身是直接的具体经验,事物之间的诸关系,无论是连接性的关系还是分离性的关系,也都在完全同样的意义上是直接的具体的经验。

总的结论是:因此,经验的各部分通过诸关系相互接续而连接在一起,其中,诸关系本身也是经验的组成部分。简而言之,直接被把握的宇宙并不需要一个外在的、超经验的连续性支持物,它本身就拥有一个相互连接的或者说是连续的结构<sup>[5]</sup>。

彻底经验主义潜在地是一个巨大的理论思考的空间,它所研究的理论主题是人类意识现象,它的基本概念是“纯粹经验”。关于“纯粹经验”,詹姆斯有不同的论述。他在一个地方指出:“如果我们首先假定世界上只有一种原始素材或质料,一切事物都由这种素材构成,如果我们把这种素材叫做‘纯粹经验’,那么我们就不能把认识作用解释成为纯粹经验的各个组成部分相互之间可以发生的一种特殊关

系。这种关系本身就是纯粹经验的一部分；它的一端变成知识的主体或负担者，知者，另一端变成所知的客体<sup>[6]</sup>。这是彻底经验主义作为形而上学的总的理念，因尚未展开而不易被理解，要“弄懂”它“还需要做很多的解释”。于是他又进一步指出：“一种经验主义，为了要彻底，就必须既不要把任何不是直接所经验的元素接受到它的各结构里去，也不要任何所直接经验的元素从它的各结构里排除出去。对于这样的一种哲学来说，连结各经验的关系本身也必须是在所经验的关系，而任何种类的所经验的关系都必须被算做是‘实在的’，和该体系里其他任何东西一样”；“我把直接的生活之流叫做‘纯粹经验’，这种直接的生活之流供给我们后来的反思与其概念性的范畴以物质材料<sup>[7]</sup>”。关于詹姆斯的“纯粹经验”，到目前为止，人们已经做了很多具体的解释工作，其基本趋势是按解释学的传统，把“纯粹经验”解释为“前反思的经验”。这样一种解释当然有其充分的合理性，但作者坚持认为，要想更接近于詹姆斯的本意，就必须结合詹姆斯试图解决的问题，按发生学的思路来理解他的“纯粹经验”。詹姆斯试图要解决的问题，可以简单地表述为：事物如何在意识中生成；发生学的思路是指，设想人类在获得概念的反思能力之前的意识经验。这样来理解“纯粹经验”当然是极其困难的，因为它需要摆脱现实意识对思维的束缚作用。虽然詹姆斯对这个困难有着充分的意识，但无论如何，他还是设法表达了这样的理解方式，因为，他一方面间接地举例说，“只有新生的婴儿，或者由于从睡梦中猛然醒来，吃了药，得了病，或者挨了打而处于半昏迷状态中的人，才可以被假定为具有一个十足意义的对于这的‘纯经验’”，另一方面又试图指出现实意识的自然本性：“但是纯粹经验之流一来就立即用一些重点去充实它自己，这些突出部分被同一化了，固定化了，抽象化了。这样一来，经验就显得像是由一些形容词、名词、前置词、连接词等贯穿起来而流动一样，它的纯粹性只是一个相对的说法，意指经验中无论如何存在着、但尚未被言词化的那一定比例数量的感觉<sup>[8]</sup>”。

由此不难看出，彻底经验主义作为詹姆斯晚年的形而上学追求，与他早年的心理学研究，不仅在思想逻辑上是连续一贯的，就是在理论内容方面也是互相交融、相互补充的。彻底经验主义关于“经验之流”、“生活之流”的讨论，无非是对《心理学原理》中“意识流”、“思想流”的进一步深化；“纯粹经验之流”中“用重点去充实”而被“同一化”、“固定化”、“抽象化”了的经验部分，与“尚未被言词化”的“感觉”的经验部分之间的分别，无非就是《心理学原理》中关于意识的“实体状态”与“过渡状态”之间的分别的进一

步阐释，彻底经验主义中的“关系理论”，无非就是对《心理学原理》中意识的“过渡状态”的进一步发挥；而彻底经验主义所强调的“既不要把任何不是直接所经验的元素接受到它的各结构里去，也不要任何所直接经验的元素从它的各结构里排除出去”，无非就是对《心理学原理》中告诫要加以谨防的“心理学家的谬误”的另一种解释；如此等等，不一而足。所有这些方面，从逻辑上反过来说也同样是成立的：詹姆斯在《心理学原理》中对这些问题的讨论，正是以他在晚年以彻底经验主义的形式表达出来，但在写作《心理学原理》时尚未在理论上主题化、并在思想上加以自觉的同样的逻辑为基础的。

### 3 詹姆斯心理学的现象学特征及其现象学阐释

彻底经验主义的研究纲领及其表达出的思想态度，立即使人联想到胡塞尔现象学及其“面向实事”的思想态度，所以毫不奇怪，当胡塞尔的现象学被世人所理解之后，自20世纪60年代起，很多人尝试对詹姆斯的思想进行现象学的理解和阐释，并得出结论认为，詹姆斯通过他自己的道路独立地达到了现象学。例如，60年代初，哈佛大学心理学家奥尔波特对他专门研究现象学的朋友、耶鲁大学哲学家威尔德评述说，如果詹姆斯的《心理学原理》得到了恰当的理解的话，那么，它“本当在美国引起一场本土的现象学运动”，受此启发，威尔德在系统钻研《心理学原理》的基础上写出《威廉·詹姆斯的彻底经验主义》，并在完成这本书的写作后在序言里写道：“我希望本书将能更稳固地确立这样一个很多人疑虑不定的历史事实，即：在上个世纪之交，一个本土的美国哲学家就已开始按存在主义的方式进行思考，并在广义上对现象学运动做出了重要的贡献。我们现在开始认识到，这对于理解现象学运动作为整体而言是必不可少的<sup>[9]</sup>”。艾迪也通过对詹姆斯的独立研究认识到：“早在现象学这个词出现之前很久，詹姆斯就已经有了对现象学方法的理解<sup>[10]</sup>”。

事实上，最早感受到詹姆斯心理学的现象学特征并深受影响的，正是现象学的始祖胡塞尔本人，特别是，詹姆斯关于意识流的描述性分析及其对传统形而上学的否定，不仅引起胡塞尔的强烈共鸣，而且还给他独立而相同的追求以支持，甚至是勇气，因为胡塞尔在他自己思想最迷惘的转折时期评述詹姆斯说：“然后在1891~1892年我担任了心理学课程，这使我去研究有关描述心理学的文献，这实际上也是我所渴望的。詹姆斯的《心理学原理》……产生了思想的闪光。我看到，一个大胆而具有独创性的人是怎样不使自己被传统压倒，并力图真实地记载和描述他所看到的東西。……确实，描述，并且是忠实地描述，这是绝对不可少的<sup>[11]</sup>”。自胡塞尔以降，在现

象学运动中,凡对心理学有所钻研或以心理学为主要研究领域的,如古尔维茨、林肖顿等,都对詹姆斯心理学做出现象学的解释,并试图发现詹姆斯心理学与胡塞尔现象学的共通性。确实,如施皮格伯格所指出的那样,“詹姆斯与胡塞尔之间的这许多相似之处肯定不只是一种巧合”<sup>[12]</sup>。

探讨詹姆斯与胡塞尔之间的相似性或共通性,这本身是一个艰巨而重要的理论任务。这里,作者更愿意从心理学背景出发,指出詹姆斯的一个理论的反思,以及它对于无论是理解詹姆斯本人还是对于理解心理学及其历史而言的重大意义。本文作者曾在不同场合表达过这样一种理解,即心理学在刚诞生时就是一门在理论上处于危机中的科学;它的危机的根源与实质,是它对作为它自己研究对象的“意识”的理解的无效性。詹姆斯在1904年发表的《“意识”存在吗?》一文中表白说:“过去二十年来我曾对‘意识’之是不是一种实体表示过怀疑,过去七、八年来我曾对我的学生们提出过这样的意见,即意识是不存在的……现在我觉得把意识公开地、普遍地抛弃掉的时机已经成熟了。”那么,詹姆斯究竟是在什么意义上要把“意识”抛弃掉、否定掉呢?华生后来是在完全的、绝对的意义把“意识”作为“鬼影”给否定掉而发动行为主义革命的,那么,詹姆斯是否也是在绝对的意义认为“意识是不存在的”呢?答案毫无疑问是否定的。事实上,詹姆斯是通过考察“意识”范畴在到19世纪末的哲学史和心理史中所经历的种种变故后,否定经历这些历史变故之后留下来的那个“意识”概念的,这个“意识”概念,如詹姆斯所指出的那样,已经退化为一个“失去了具有人格性的形式和活动”的、“只是表示经验的‘内容’是被知的这一事实的一个名称而已”,它已经“消散到纯粹透明的这种地步”而成为一个“无实体的空名,无权立于第一本原的行列中”。与此同时,

虽然詹姆斯要否定“物质”和“心灵”这些不是能被直接经验到的“实体”,但彻底经验主义作为形而上学必须要有一个实体为基础,否则世界和人生将失去存在的根据。所以,詹姆斯在否定“意识”的存在后,紧接着便立即指出:“谁要是把意识这一概念从他的第一本原表里抹掉,谁就仍然必须设法以某种方式使这种职能得以行使”<sup>[13]</sup>,这就是詹姆斯所提出的“纯粹经验”。如果把詹姆斯对传统心理学的“意识”概念的否定也称为一次“革命”的话,那么,通过这个詹姆斯式的“革命”,心理学才能真正摆脱它的理论危机,并通过詹姆斯的彻底经验主义而走上现象学的道路。

### 参考文献

- 1 墨菲 柯瓦奇. 近代心理学历史导引.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276.
- 2 波林. 实验心理学史(下册).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581.
- 3 詹姆斯. 宗教经验种种. 北京:华夏出版社,2005.2.20.
- 4 转引自 Crosby D A, Viney W. Toward a psychology that is radically empirical: Recapturing the vision of William James. In: Donnelly M E, Ed. Reinterpreting the legacy of William James. Washington, DC,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1992. 101 - 118.
- 5 James W. The meaning of truth. New York, NY: Longman Green and Co, 1911. xvi - xvii.
- 6 7 8 13 詹姆斯. 彻底的经验主义.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2-3. 22. 49-50. 1-2.
- 9 Wild J. The radical empiricism of William James. Westport, CT: Greenwood Press, Publishers, 1980. vii. ix.
- 10 Edie J M. William James and phenomenology. Bloomington, I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7. viii.
- 11 12 施皮格伯格. 现象学运动.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162,160.

## A Phenomenological Approach to William James' Psychology

Gao Shenchun

(Social Psychology Department, Jilin University, Changchun 130012)

**Abstract** It is only possible to understand the true spirit of James' psychology with the unity of his whole personality and thought as background framework. The innermost kernel of James' thought, including his psychological thinking, is radical empiricism, which is theoretically and methodologically homogeneous with Husserl's phenomenology. This homogeneity shadows James' psychology with true phenomen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The paper explains the rationale for a phenomenological approach to James' psychology, and discusses the theoretical significance of James' thinking for psychology proper.

**Key words** William James; James' psychology; radical empiricism; phenomenology